紅樓復夢/0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一回　太夫人歡樂洗孫　小丫頭因哭得福

下一回▶

說話陶姨娘因要折過身來回答書帶說話，不防將腰間扭了一下，覺著腹中亂動，疼不可忍，一股熱氣往下直衝，叫聲：

「哎喲，不好！」書帶、秋雲看見姨娘面色皆變，趕忙扶進屋去。叫如意、杏貴一面知會垂花門趕著去接收生婆，一面去回太太。婉春料理人參同生化湯。桂夫人一聞此信，連忙派了幾個老成媳婦到房裡服侍，將姑娘們都換了出來，在房外照應。

忙到介壽堂去稟知老太太。

此時，祝筠在書房會客，聽見十分歡喜。正交酉刻，裡面來報，陶姨娘生了一位公子。書房的客人都趕著道喜。祝筠喜極，趕著到介壽堂去給老太太道喜。到了院子裡，看見站滿的人都是來給老太太道喜的。祝筠進去，祝母瞧見很樂，說道：

「媳婦已經道過喜，免了你磕頭。」祝筠道：「托母親福蔭，又得孫子，真是大喜，應該給老太太多多磕頭。」說著，在老太太膝前跪下拜了四拜。老太太扶他起來，便道：「母子同喜，合家之福。」轉身同桂夫人夫妻兩個對拜了兩拜。接著是秋琴給哥哥道喜。祝筠見人多，趕著辭了老太太抽身出去。剛到怡安堂，見夢玉換了青衣，領著各堂媳婦

伺候著道喜。祝筠笑道：

「免了罷，免了罷！」說著，往外就走。夢玉們就在院子裡一齊跪下。急的祝筠拉著這個叫那個，夢玉夫妻才站起來。又是三位姨娘領著各堂職事姑娘們都來磕頭。祝筠見花枝招展，遍地香風，趕著扶他們起來，折轉身往外去了。走出景福堂，有垂花門老管家婆領著各家人媳婦給老爺道喜。祝筠不住口的說道：「同喜，同喜！」對著周大奶奶道：「有各家太太、奶奶們來，都給我道謝，不必來回。對姨娘說，收生姥姥加倍賞他。」周大奶奶們連聲答應。祝筠匆匆出去。

這周惠夫妻兩個自女兒事情完結之後，意懶心灰，屢求告假。誰知老太太同祝筠夫婦見婉貞志節堅貞，捨命守身，現已奉旨旌獎，不但不准告假，倒還格外另眼看待。周惠又派了門上，夫妻兩個很得體面。此話不提。

卻說祝筠出了垂花門，見梅春急急而來，看見舅舅趕著道喜。梅春從鞠冷齋看文章，每日總在蕉雨山房唸書。此刻聽見得了兄弟，進來道喜。祝筠拉著他說道：「你又得了個兄弟，快些給奶奶道喜去。」梅春答應走進去。祝筠到了書房。誰知各家親友彼此通信，一會兒盡皆知道。登時轎馬盈門，男親女眷，遠族好友來了不計其數。幸而祝府裡向來接待慣常，不拘來多少客人，也慢不要緊，所有一切煙茶、點心、酒飯，各有專司，並不慌張費事。兼之太太、奶奶以及姑娘、嫂子們，都是應酬伺候慣的。門前轎馬堆積如山，到裡去並不顯著人多。

富貴人家比不得窮家小戶，有一點兒事先要趕著搭棚。

此時，集瑞堂門口掛著紅彩，派了廖大奶奶在那裡照應，凡有外來之人，都好言回覆，不叫進去。所有集瑞堂事務，都交荊姨娘代管。怡安堂甬道上往往來來，十分熱鬧。桂夫人陪了些太太們才住介壽堂來，見周大奶奶來回：「領了幾個奶子，請太太定奪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我剛才請過老太太的示，為這奶子最要斟酌。像玉哥兒的奶子，淘了多少氣，後來鬧的不像個樣兒。這回的奶子實在難定。老太太的意思要叫楊華的媳婦奶二哥兒，就是他的孩子已有半歲多了，吃的多些，恐難兼顧，因此我心裡還拿不定主意。」周家的道：「這也容易，竟叫楊家的奶了二哥兒，咱們僱個奶子奶他的孩子，這倒妥當。」桂夫人點頭道：「使得，叫楊家的來，問他願意不願意？」伺候的答應，立刻去叫楊家的來。桂夫人將老太太的意思同方才周家的主見問：「你可願意？」楊家的道：「蒙老太太同太太的恩典，格外抬舉，奴才情願奶二哥兒。自家去僱奶子，不敢要太太費心。

」桂夫人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你那裡有錢僱奶子呢？且跟我去見老太太定奪了再說。」隨將各位太太托了秋琴奉陪，起身帶著周、楊兩家媳婦來介壽堂見老太太，將楊家的說話回了一遍。祝母很喜，叫楊家的上去，當面吩咐：

「將二哥兒交給你奶，當心當意的，將來自然另眼待你。」叫周家的給他定下了個奶子領他的孩子，一切身價、衣服、首飾都照例在棗桂堂支領。楊家的趕著磕頭，謝了老太太同太太的恩典。周大奶奶同他下來，替他揀了一個奶媽，叫他領了家去交代。一面知會棗桂堂同集瑞堂兩處停止楊家的月錢，照桑奶子例另給月費；又知會凝秀堂扣去一分家人媳婦的飯菜油米，另添一桌奶子飯菜；知會芳芷堂發奶子的牀帳、被褥、鋪設。

垂花門這四個大奶奶比別的地方分外忙的熱鬧，又兼著挑鹽錁的擔子絡繹不絕，時刻都要照應。廖大奶奶又派在集瑞堂門口，管著不叫生人進去。無如這些挑夫，不能不挑到院裡喊喊叫叫，又禁止不來的，只得去請老太太示下。祝母著人去請桂夫人來，問道：「這回到了多少鹽錁？」桂夫人答道：「這回連春季的找補借項，還有去年未收的餘息銀兩，連正雜各項，共有七十萬有零。連日集瑞堂收不到三十來萬，還得幾天才得收完。」祝母道：「陶姐兒新坐月子，叫些挑夫們喊喊叫叫，大不是事。所有未到集瑞堂的銀子都收到怡安堂的庫房罷。下去一天忙似一天，誰還有工夫去照應呢？派芳芸、紫簫、九如、秋瑞、汝湘帶著你們的丫頭同我這裡的丫頭，輪班抽兌。還有朱姐兒，他的事少些兒，也叫他幫著照應，不過兩天就可收完。

快些出去知會，依著我辦。」桂夫人答應出來，差聽事的媳婦們去分頭知會，一面將集瑞堂的銀挑子截住，都往怡安堂來。

此時，夢玉同諸姐妹們在海棠院，還有十來位至親本家的小姐們，坐在掌珠屋裡相聚談心。秋瑞笑道：「三兄弟等著明日十八出來，倒與友梅妹妹同日，將來叔嫂生日又多一天熱鬧。」海珠道：「自從咱們給芳姐姐做生日之後，接著的事故子，誰也不敢提起生日，直鬧到於今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本來那日也過於樂了，這才叫樂極生悲，真一點兒不錯。」夢玉笑道：

「秋姐姐，你還記得』物猶』兩字嗎？」秋瑞抿著嘴兒笑道：「誰記得你的油嘴。」海珠問道：「什麼『物猶』？」秋瑞趕忙過來將夢玉的嘴握住道：「你敢混說！」惹的各家小姐們吃吃大笑。

只見垂花門送來一個知單，奉老太太派出五位大奶奶到怡安堂監收鹽錁。限明日一天都要收完，這會兒趕著就走。汝湘們都打了」知」字。海珠道：「咱們沒有差使的，明日也來瞧個熱鬧，等著有掉下來的，拾一錠半錠，回來買花兒戴。」汝湘們一面走著，笑道：「完了差使做東請你。」陸姑娘道：

「就不帶上咱們嗎？」汝湘道：「在坐的全請。」說著，一直出去來到甬道上，看見怡安堂的面前盡是銀挑子。方才老太太原吩咐趕著幾天收完，因想起十九做三朝，要祝祖請客，有幾天的熱鬧，為此吩咐趕著連夜收兌，要盡明日一天收完。因此垂花門知會催著就去。

此刻，來道喜的親友都已散去，只剩了十來家至親本族常來的太太、奶奶、小姐們，有石夫人同秋琴、修雲、海珠們各處分開陪著吃飯飲酒。怡安堂的庫房在桂夫人住的套房後身，另有十幾間鐵桶似的大房子，四週圍都是銅牆鐵壁，不但蒼蠅飛不進去，連風也摸不著點縫兒。裡面盡是多年不動的老家私。

這會兒桂夫人派了楊華、茗煙、張彬、陸進、洪觀、金定六個人進來，將銀包搬到庫房裡去；將老太太派出的朱姨娘及秋瑞、汝湘、芳芸、九如、紫簫這六個人，帶著吉祥、五福、賓來、長生、雙慶、宜春、江蘋、芍藥、三多、彩菱等十人彈兌；又派了蔣、吳、劉、宋、高、王、陳、許八家媳婦專管收拆。這庫房裡點的雪亮。垂花門將應收總數底冊交來，朱姨娘們分作六處收兌，直鬧了半夜方才歇手。

次日早間，侯著桂夫人上去之後，又趕著收兌。因為人多，又辦的麻利，到了二更以後，全數收還。照著底冊，除集瑞堂收過二十八萬外，怡安堂共收到四十二萬七千五百兩有零，照數絲毫不錯。朱姨娘同汝湘們出了連名實收數目總單，各書花押，呈桂夫人核對明白，交宜春、雙慶上了總冊，將收單存記。

吩咐將庫房封鎖。眾人到介壽堂銷差、請安。老太太吩咐：

「連日辛苦，都散去歇歇罷。」

朱姨娘們離了介壽堂，見海棠院的聽事丫頭說道：「大奶奶叫請姨娘同五位奶奶去說話。」九如道：「有誰在那裡？」丫頭道：「只有二姑娘，沒有別人。」芳芸笑道：「真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，這才真是好姐妹。」秋瑞道：「咱們這一繃兒原不錯，誰也

離不了誰。」紫簫道：「只可惜婉妹妹雖掙了個千古美名，失了我們會中一個知己。」汝湘道：「他這一來，倒是立地成仙，令人可敬。」

姐妹們慢慢說著已來到海棠院。小丫頭們將燈籠手照都退出院來。海珠們笑道：「諸位辛苦，各人腰裡拽夠了，就想各人家去抖包兒，不是我著人來請，這會兒誰還肯來瞧瞧咱們這些窮朋友，生怕拉著借三兩二兩的。」朱姨娘笑道：「你快別提銀子，昨日馬上叫去收兌，今日又鬧了一天，我又沒有個空兒到陶姐兒那裡去打聽打聽，是怎麼一個法兒可以發財。倒鬧了一日一夜的銀子，咱們落不下一點銀邊兒，你不信在咱們身上搜，看誰有銀子沒有。」掌珠忍不住的笑道：「罷呀，藏過了一邊，故意叫咱們搜，這主意都是秋瑞出的誚兒。」秋瑞道：

「我若叫他們藏起銀子的，叫他長個穿心疔。」修雲、海珠、夢玉們笑不絕口。芳芸道：「人人都說陶姐兒、荊姨娘發了大財，還有人氣他不過。到咱們經手才知道是白費工夫，摸不著一個大錢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實在忍不住了，何苦呢？這樣怄他們。」走過來將手中一個帖兒遞與秋瑞道：「姐姐，你們去瞧就知道了。」

秋瑞接著，六個人站著一處，看那帖兒上寫著：「收費每千二十兩，姑娘們彈兌勞金每千三兩，收完後打掃費五十兩，垂花門收點費每千二兩。」秋瑞道：「這在那裡？咱們總沒有瞧見。」夢玉笑道：「這不是都在桌子底下。」眾人一看，果然堆著一大堆的銀子包。修雲笑道：「你們賺的錢，倒派咱們幾個替你們守著。」朱姨娘笑道：「見者有分，按股均分就完了。」秋瑞道：「且去將兩邊的姑娘們叫了來，說明白再分。」夢玉趕著差人去叫姑娘們。

不一會兒，江蘋、芍藥、五福、賓來都相約而來，彼此坐下。朱姨娘將單子給他們瞧過，說道：「是怎樣辦法，咱們也得商量。」江蘋道：「商量個什麼？你們六位得收費；我們十個加八個嫂子們，還有茗大哥他們六個，分這點兒兌費；垂花門的叫他們照例拿去。這都是沾老太太的恩典，譬如不派，連一個大錢也摸不著。我的主意如此，不知是不是？」五福道：

「你說的很是，一點兒不錯。但是咱們分錢，昨日今日兩天，老太太同太太那裡都是承瑛堂、瓶花閣、蔭玉堂、海棠院四處的姐姐妹妹們輪著伺候照應。姐妹們有福同享。我的主意，攏共攏兒按股均分才是個道理。」芳芸、紫簫一齊說道：「福姐姐說的是。你們人多，咱們六個每人聽出二成添著你們，不然過少些兒。」秋瑞道：「竟是這樣，

不用再說，取筆硯來開出單子算一算，照股一分就結了。」

丫頭們取了筆硯、算盤，鋪下紙。秋瑞開了人數，說道：

「先算咱們的。」芳芸道：「四十二萬七千五百正數，每千二十該有多少？」秋瑞算道：「二四如八，二二如四，二七一十四，二五得一，應該八千五百五十兩。再算他們的，三四一十二，二三如六，三七二十一，三五一十五，應該一千二百八十二兩五錢。咱們聽出二成，該拿出一千七百十兩。咱們還有六千八百四十兩，六個人，每人拿了一千兩去。那八百四十兩送了夢玉買果子吃。修妹妹同二珠公，咱們六人輪班請吃東道。」

海珠笑道：「瑞丫頭倒派的很公道，你順著手兒替他們算算。」秋瑞道：「方才福姐姐說，將四處的姑娘攏共攏兒均派，固然公道，又見姐妹們的情分，但到底差使是差使，私情是私情。

我的主意，四處的姑娘們，每處送銀一百兩，盡盡姐妹們的情，讓他們各自各兒去分。咱們差使只管分差使的股兒，這才有個輕重。」掌珠道：「這倒很是，你竟是這樣替咱們算罷。」秋瑞道：「他們本分是一千二百八十二兩五錢。再加上一千七百十兩，共二千九百九十二兩五錢，除去四百兩，尚有二千五百九十二兩五錢。他們是二十四個人均分，每人應該一百零八兩一個。那五十兩五錢給伺候倒茶、送點心、剪燭花及一切在事出力的小丫頭、老媽們去分。按著他們輕重酌賞，不必均派。」

眾人都說：「實在派的公道。」

秋瑞道：「咱們將垂花門的提出，叫周大奶奶們來取了去。餘外的各人分開，以便各歸洞庭。盡著瞅住這一堆銀子也不是個事。」紫簫道：「叫人將朱姐兒的替他送到芳芷堂去。咱們五個人的交在海姐姐們這裡，慢慢來取。」夢玉道：「倒也爽快。叫聽差的到垂花門去，不拘請那一位大奶奶來說話。再給我叫茗煙進來。」

聽事的去了一會，領了茗煙跟著槐大奶奶進來。秋瑞們將單子給槐大奶奶瞧過是這樣一個派法；又對茗煙說了一遍。夢玉將他六人的分出，叫茗煙領了出去，照數分給五人。茗煙謝了大爺同奶奶們的賞，將六百四十八兩抱到垂花門。自家出去叫那五人進來，各領去謝賞。槐大奶奶也叫了幾個老媽兒們，將一千幾百兩搬到垂花門，按著數目四人均分。江蘋們各人叫了丫頭抱回家去。一會兒工夫，各人分散。海珠叫金鳳將大爺同五

位奶奶的分項收起。他們得的一百兩也叫他們拿去，四人均分。一宿晚景無事。

到了次日，是集瑞堂二哥兒洗三，謝催生、送子娘娘，兼著請客。老太太吩咐合宅親丁都在致遠堂伺候中上祀祖，又吩咐在景福堂給二哥兒洗三。合宅男女准其來瞧，不必禁止。祝府內外大小人等，無不喜歡踴躍。惟有凝秀堂李姨娘同這幾個姑娘忙的動不得。院子裡擺了十幾萬的五色喜蛋，陸續發交垂花門。按著親疏厚薄，照單子三百、二百、一百、八十親友家分送。鹽店、當鋪、綢莊、藥局、一切本家的鋪子，每處二百；宅裡的師爺、先生、伙計、相公，每間屋子五十個；戲班子每班五百個；宅裡內外大小男女孩子每人十個；門上及垂花門各一百；承瑛堂、蔭玉堂各處三百；其餘太太、奶奶聽其自取，不計其數；還有外來的娘兒、媽兒們也不拘大小，每人十個。

不管是誰，只要走進祝府的門子，就吃喜蛋，還要揣回家去。

染的十三四萬蛋，一會兒工夫不剩一個。李姨娘急的什么兒似的，不住的催著買蛋。又趕著取二百斤上好蘇木，對著紅花趕緊又染。桂夫人想起李姨娘也帶著身子，實在過於辛苦。回了老太太將朱姨娘派了凝秀堂幫辦。那些男女親友都要來看洗三，內外十分熱鬧。

夢玉夫妻們換了素服，石夫人婆媳也換了青服，都陸續到致遠堂伺候。不一會兒，老太太領著一大陣緩緩而來。祝筠同桂夫人一邊一個，扶進宗祠。祝母笑道：「怨不得我又得孫子，原來芙蓉開的如此茂盛。一會兒祭過祖先之後，取杯酒來，讓我敬敬花神，不可負了他的好意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芙蓉花固然吐瑞呈祥，人芙蓉亦勤勞出力，人與花俱不愧其名。」老太太點頭道：「前日你大姐姐起身的書子裡說：『很虧芙蓉晝夜辛勤，下船之後，仍是他一人料理。』像這樣的人，真可與芳芸、紫簫做得幫手，你大姐姐那裡一天離的掉他？將來少不了又是我這老媒婆，替咱們這小東西撮合上，完結你大姐姐的一件心事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有了一個好的就叫老太太拉著不放，將來二孫子也瞧著他哥哥的樣兒。可是老太太要拿出錢來，蓋幾間房子讓他們好住。」

祝母聽說十分歡喜，不覺哈哈大笑。走到祖先堂，只見紅燭輝煌，那些花果、供品、菜蔬都擺的齊整富麗，心中甚樂。

趕著站在中間，至誠上香，跪下去恭恭敬敬拜了八拜，默禱一番。桂夫人夫妻扶了起來。老太太站在一邊，讓兒子、媳婦、女兒、姨娘、孫兒、孫媳、孫女、外孫挨次拜

完。獻了一回酒菜，又拜過一回，焚化金銀錁，折了出來，見長生用大紅雕漆盤子托著三爵杯酒，站在旁邊。老太太慢慢走到池邊，對著芙蓉端了一端，將酒奠在池內，看了一會，領著眾人走出宗祠，對著祝筠道：「你出去陪客，不必送我進去，我還要到別處去逛會子，來看洗三。」祝筠答應，辭了出去。換了賓來、五福在兩邊扶著，緩緩走出致遠堂，對著桂夫人道：「現在天已寒冷，咱們靠祖宗的福庇，不少穿，不少吃。我瞧著這幾家本家，還有戚大奶奶們幾家親戚，光景都有些緊緊的。你將最苦的開出一個單子，每家送兩扣米，二十兩銀子過了冬兒。這項銀子在我的月費裡開銷罷。我聽見咱們家的曉亭大奶奶說，四姑娘趕冬至月要出嫁呢。咱們照常例加一倍的送他，早早送去，也好讓他給女兒預備預備。」桂夫人連聲答應。老太太道：「我有年紀，那裡照應到這些應該的事。你們也要常來對我說說，別省了幾個錢，叫人家背後咒罵。常言說的好』一家飽暖千家怨』，真是一點兒不錯的。」

祝母一面說著已來到景福堂，各家親眷都在那裡。中間設著兩條紅漆春凳，上面擺著一個五彩描金的洗兒盆，盆裡紅漆架子上放著篩子，裡面鋪著小錦褥子。旁邊放著紅綢、紅布手巾。這邊杌子上放著錦繡衣服、抱裙。祝母瞧了一遍，問道：

「毛衫子是做什麼的？」桂夫人答道：「用夢玉穿舊的百歲衣改了幾件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原該如此。天也不早了，咱們拜過娘娘就洗三罷。」姨娘們聽見，趕忙叫人去知會集瑞堂，命宋姥姥好生抱了二哥兒出來。一面吩咐茶房裡將煎好的長壽湯取來傾在盆裡。

不一會，二哥兒抱了出來。祝母瞧見生的方面大耳，鼻直口方，高眉廣額，聲音清朗，心中歡喜之至。各家太太、奶奶們無不交口極贊老太太厚德栽培，又是一個狀元品格。桂夫人亦覺甚喜。因老太太祀祖過勞，請陪客坐，自家拜過送子娘娘，命宋姥姥給哥兒洗浴。老太太將手裡的兩個金錢撩下盆去，口裡說道：「願你福壽雙全。」於是，桂夫人、石夫人、梅秋琴、海珠等姐妹，還有來的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小姐們都一齊添壽，不拘金銀珠寶往盆裡亂丟。又請了祝筠同些至親老爺、太爺們進來，俱各添壽。祝府的合宅男女都要給二爺增福增壽，撩了一盆一地的洋錢、小錁、小元寶、銅錢、一塊半錠，鬧了不計其數。祝母喜的拍手大笑。眾位太太們也樂的大笑。

忽聽見景福堂外有人發喊的大哭起來。桂夫人忙問道：

「是誰？」老太太亦聽見，著人來問。王家的進來回道：「是怡安堂閒散丫頭增福，

因挨擠不上哭起來。」老太太聽了笑道：

「叫他來。」王家的答應，出去帶了進來，朝上磕頭。眾人瞧著倒長的清秀，一面擦著眼淚。老太太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答道：「丫頭叫增福，在怡安堂宜春姑娘名下伺候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多大年紀？這會兒為什麼哭？」增福答道：「丫頭十三歲，拿了一百大錢來，要給哥兒添壽，被他們擠著不得進來，因此著急大哭。」祝母大喜，叫他起來，拉著他摸摸臉，說道：

「好孩子，你要給哥兒添壽，你名兒又叫增福，很好，你將錢撩在盆裡，去抱抱哥兒。我就派你到凝秀堂，專管服侍哥兒罷。」增福忙磕頭，謝老太太恩典，趕著過來，將一百大錢撩在盆裡。宋姥姥將哥兒給他抱了一抱。老太太們樂的大笑，對桂夫人道：「增福派了執事，照著各堂辦事丫頭一例開銷。先給他些衣服首飾，也叫他體面體面。」

桂夫人答應，吩咐楊家的抱了哥兒，拜過娘娘，給老太太磕頭，求賞名字。楊奶子照著吩咐拜佛之後，給老太太磕頭，求賞名字。祝母喜極，將哥兒接了抱在懷內。楊奶子起來站在一邊。祝母對桂夫人道：「他哥哥是夢美玉而生。他是正收錁銀之際生的，將來定是個富家。即就將他哥哥』夢』字排行，竟取名夢金罷。」桂夫人道：「老太太賞的名字很是。」祝母抱了一會，交給奶子抱著，讓各位太太、奶奶瞧瞧，內外皆知道叫夢金二爺。宋姥姥道過喜，收拾洗兒錢有好幾百兩，十分歡喜，不住口的大贊，叫了跟來的丫頭、老媽都用包袱包起。

今日是夢金的三朝，就在景福堂擺設喜面筵席。內外男女普賞酒面，按著執事定席面豐簡。總是四人一桌，連送去請各鋪伙計，以及大小各衙門，這日內外兩廚房不下三百餘席。祝母瞧見這樣熱鬧，心中喜極。晌午上了席，水陸並呈，珍饈畢備。

正吃的熱鬧，查家的上來回道：「大太太已到了台兒莊，前站來了，老爺叫請老太太示下。」祝母聽說，又悲又喜，說道：「夢玉領著各堂媳婦們，趕著連夜去接。」桂夫人道：

「媳婦也去才是。」秋琴道：「只有海珠已將臨月，同著三妹妹在家服侍老太太，我同二姐姐領著他們連夜就去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很是。這會兒收拾下船趕不及渡江，不如吃了飯再下船去，將船灣在江口，明日一早就可過去。」吩咐查家的：

「去對老爺說，趕著多備船隻，除了我同三太太、東大奶奶不去外，其餘都去，連夜下船。你再各處知會執事丫頭、媳婦趕著收拾。連日天氣過暖，恐有大風，身上都要多穿衣服。」

查大奶奶答應，連忙出去傳話知會。不一會工夫，一個個只顧忙著收拾，那裡還有心吃飯。垂花門趕著擬派了跟去的姑娘、媳婦名單，請桂夫人過目。增改了幾個，將單子發到各堂知會收拾。老太太正吃著酒，忽然想起這人，說道：「必得要去知會。」不知這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